

就從擁有名片開始

她在印刷名片的櫃台前停住了腳步。打這裡經過了無數次，從沒想過名片有可能變成她生命中的東西。

她讀書的時候，學生就是學生，沒什麼需要宣告的身分，因此還不作興有名片，哪像現在兒子女兒才不過一個大二，一個大四，就都揣著印得眩人眼目的社團頭銜的名片東給西送。

她做事的時候只是個小職員，兼作小妹，公司不是什麼大生意，老闆一人跑外務就夠了，因此除了老闆之外，公司裡沒有一個人有那種需要或自大去擁有名片。再說，在那個封閉的年代，女人幾乎從來沒有那種遇見陌生人而進行交換名片的機會，要名片作啥？

結了婚之後，她變成了陳太太，生活圈子就更小了。誰會需要和鄰居、菜販、大樓管理員、郵差、醫生、孩子的老師、區公所的職員等等日常接觸的人交換名片呢？

此刻，在名片櫃台前，她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。

對她這麼一個主婦而言，名片的真正含意倒不是什麼專業形象或社會地位，而是襯托出她生命中人際關係的狹窄——她連給陌生人名片、和陌生人交往的機會都沒有。

是啊！前幾天讀到港星阿B和妻子B嫂的關係可能破裂的消息，據說B嫂在訪問中一直強調她和別個男人共進晚餐真的沒有什麼。她記得讀到這段報導時的震撼，倒不是因為又有一對恩愛夫妻破滅，而是清楚看見已婚女人居然連和別的男人吃個飯都需要解釋，需要祈求諒解。

她胸中的不平喚起了另一段回憶。大概是三個月以前吧！她一個人回中部去看年邁的父母，在火車上同座的男人好像還蠻談得來的。她還記得他友善的笑容，有點尷尬，有點溫柔，是她結婚二十二年以來很少見到的。

是啊！也許結了婚的女人，尤其是中年女人，臉上常常有某種「生人勿近」的標示吧！不過，那一天她的心情特別輕鬆，清朗的天氣是一個原因，順利買到有座的車票是另一個原因。不管如何，她的臉色一定是很輕鬆的，要不然鄰座陌生的男人為什麼會有膽開口搭訕呢？

和陌生男人搭訕並不是她平常會做的事，或許是男人前胸T恤袋口上的小鱷

魚吧！大學時代有個男生，她每次看到他時都是低垂眼光看他前胸的鱸魚，直到畢業也沒敢正面接受他表達的好感。欸！那時真是太保守了，想到這裡，她心中不由得對這個男人有點好感起來。

他們輕聲的聊著，沒有講任何和私人狀況有關的話，是嘛！萍水相逢，何必談那麼私密的事，更何況這種話題一開，立刻會擾亂他們談話的正當性，何必呢？就讓大家暫時做一下既無根又無牽掛的人吧！

於是，她們在車廂規律的軌聲中談著最近的台灣社會現象，談好吃的餐廳，談各地旅遊的經驗。眼光愈來愈柔和友善，臉色也愈來愈溫暖紅潤，原來和陌生男人的聊天可以那麼輕鬆又那麼心跳。

過了豐原，她下意識的開始整理衣裙，眼光飄向行李架上的包包，鄰座的男人遲疑了半晌，在列車的廣播聲中開口：「我可以打電話給你嗎？」

她還記得自己的臉上發燙的感覺，霎那間好想繼續坐到南部去。

男人幫她拿下行李，她慌亂的覺得滿車廂的人一定都聽到了那句邀約之詞：「不太好吧！我很忙。」

男人的眼光中有一絲失望，但是禮貌的讓開過道，讓她下車。車廂滑過月台

邊時，她依稀感覺到背上有他眼光炙熱的燒灼，也感到自己身體心靈上那股強烈的失落感。

那時我要是有名片，就可以靜靜的塞給他了，至少我們可以維繫某種連線，以後說不一定會有機會再見面聊聊，她想。

這麼多年來，她一直是以妻子和母親的自我定位來面對世界，好像早已忘了怎麼和別人進行自在的、不談公事的談話。這次撇開妻子及母親的身分來面對陌生男人溫暖的眼光時，她依稀感覺到少女時代那種被注目被吸引的熱力，一種使自己覺得真實存在的活力。

櫃台後面的小姐迎上來一個不由衷的笑容。中年女人義無反顧的說：「我要印名片。」

除了名字、電話之外，還要寫些什麼呢？她拿著筆在空中劃著。

名片是向陌生人介紹自己的，它應該表達自己的特殊愛好。好吧！上款就寫「美食研究」。以她每日的烹調工作和食譜研究，這個頭銜還頗恰當的。還有，也可以加上「名著閱讀」。

她興奮的幻想著鄰居的中年女人皮包裡都開始揣著各自的名片。對門黃太太

的名片印著「花藝與盆栽」和「女性雜誌研究」，林太太是「傳統醃製藝術」，康太太則是「麵食專家」。她們在這些話題上的耕耘絕對可以勝任任何討論或檢驗。

想到這裡，她感到一陣雀躍。有了名片，有了和陌生人交往的橋樑，我們這些中年主婦也該向外發展新的人際關係了！